从余姚泗门民营经济的活力 探寻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密码


泗门盛泗创智园。

作为民营经济大省，浙江的镇域经济，向来是观察中国县域经济活力的切片。在长三角南翼、杭州湾畔的余姚泗门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景象。

2026年前三季度，这个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2.2亿元，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15.5%，增速在宁波8个卫星镇中领跑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.6%，制造业投资增长49.3%；人口持续流入，目前有12.43万人在此安居，66.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长着2500余家制造业企业、195家规上工业企业。

亮眼的数据背后，答案写在一条最朴素的上升通道里——在这里，从工位起步，到拥有自己的厂房，普通人的创业梦想从未被束缚。一批批背着行李的外乡人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把青春写进车间，把根扎进这片热土。


泗门的智能工厂。



泗门欢迎您。 泗门镇政府供图

第一重观察：雨林之基——让『工位』长出『厂房』

对县域而言，最实在的营商环境，说白了，就是让想干事的人有活路，让老百姓的日子有奔头。只有“草根”有了生长的空间，才能长成漫山遍野的企业。

先看人的跃升。1996年，21岁的四川宜宾青年董泽平背着一个牛仔包，沿着半米宽的田埂路走进泗门，一天工钱10多元，他听不懂余姚话，就硬着头皮跟本地师傅一句一句学。打工8年，他成了泗门第一个办营业执照开厂的外地打工者。

把从贵州山区走出来的李军，早些年也进过当地的线缆厂当学徒，月工资300元，房租80元。2015年李军辞职创业，客户一个没带走，只带着5万元积蓄和二手设备。最难的时候，老东家不仅没打压他，反而把厂房租给了他，哪怕遇到再大的坎儿，也从来没有催过一次。今天的云锦电器年产值已达1.1亿元。

二三十年间，这样的逆袭故事在泗门不断上演。这里的土壤不看出身、不问来处，只看肯不肯拼。

人的跃升，托起了产业的底盘；而产业的扩容，又急需空间的承接。面对“寸土寸金”的制约，企业想扩产，土地从哪里来？在土地资源紧张的长三角，泗门的解法是“向上要空间，向内盘存量”。

总投资超10亿元的盛泗创智园拔地而起，园区内的18栋工业厂房，二楼楼板承重都达到每平方米800公斤，满足精密工业“上楼”生产需求。园区配齐了公寓、食堂，初创者只需带着技术就能“拎包入驻”。与此同时，镇域内连片工业地块整装待发。近两年共完成工业用地12宗、533亩，启动低效用地二次开发27宗，新增厂房约38万平方米。

第二重观察：雨林之魂——政府『种树』，不替树长

有了生长的空间，还需要适宜的空气与阳光。如果说土地是雨林的底座，那么顶级的营商环境，则是政府懂得“无事不扰、有求必应”，当好护林员，退到一旁，让企业自己去向阳生长。

不设限，破除壁垒不包办。由清华大学博士后单东升创办的赛福制动，专做摩托车和高端电动汽车ABS系统。当产品要驶向海外时，看不见的技术壁垒成了拦路虎。镇里会同相关部门主动开展“一企一策”帮扶，上门解读标准、通关预审，护航产品合规出口意大利。

好的服务，是精准切中企业痛点。2023年以来，泗门镇建立助企联络员机制，为每家规上企业建立“一企一档”。镇干部走访发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上缺门路，就迅速对接平台，最近两年新增申报高新技术企业26家，申报及复核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79家；新增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74家，省级企业研究院5家，宁波市重点企业研究院1家，宁波市工程技术研发中心4家，助推120家企业进行绿色化改造。

好的营商环境，不仅是政务的高效，更是对人的包容。数据可以作证：最近两年，在泗门购买工业用地的人中，超过五成的是外来创业者。这份包容，甚至跨越了户籍的壁垒：早年外来创业者熊希禾想给全家迁户口，镇干部没有用一纸公文敷衍，而是用近一年时间走访核实，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帮她办成了。在泗门打拼20多年的她感慨：“这地方不欺生。”

不缺位，厚植后勤留人心。政府投资8亿元，按三乙标准迁建余姚市第四人民医院，配套建设了23所幼儿园、中小学和职校，引进了浙江师范大学合作办学。从2020年起，立足民营企业的实际需求，升级原有的小微企业服务中心，成立“全心全意”服务联盟，聚合税务、供电、金融等力量，到如今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落地，教育、医疗这些“琐事”，政府统统揽了过去。

第三重观察：雨林之势——向阳而生，反哺共生

营商环境好不好，最终看长出来的树有多高，以及树对土地的滋养有多深。

拔节生长，长出的是新质生产力，更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。长振铜业与华为合作打造AI数字化平台；乔士智能深耕智能驾驶制动，获评国家级重点“小巨人”和省级绿色工厂；做电缆起家的幻成电器，跨界在杭州组建AI团队，做出6个“数字员工”。更值得期待的是，小鹰航天、罗腾机器人等“旗舰物种”正在洽谈落户。

在这片土地上，传统制造为AI提供场景，AI反哺制造业升级，大企业顶天立地，为无数年轻人提供了薪资更高、更有尊严的现代化岗位。

产业升级的浪潮，并没有冲刷掉这里的人情味。树高千尺，不忘其根。在泗门这片雨林里，反哺乡土的根系，正扎得越来越深。

上新屋村要修路，土生土长的本村人、华菱电器负责人杨海江捐款1000万元。面对赞誉，这位平时极少接受采访的企业家只是摆摆手：“在自己村里出点力，应该的。”

舜韵电子创始人姚国祥记得当年乡里划给的三间半瓦房是“一道光”，如今他的企业里有170多名残疾员工，残障艺术团登上了杭州亚残运会闭幕式舞台。

这里还有最动人的传承：乔士智能创始人诸先桥“裸退”，把经营管理权交给职业经理人和儿子；长振铜业二代宋卡迪在车间蹲了三四年，接班后先从父母手里“砍”下财务权和销售权。一代敢放，二代能接。

先富带后富，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闭环。在这片生机勃勃的“雨林”里，企业早已不是孤立的树木，而是一个根系相连、休戚与共的共生系统。

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袁奇吉 马琳萍 文/摄